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揚

QUANG YANG



10
1958

猷县总堂举行祝圣主教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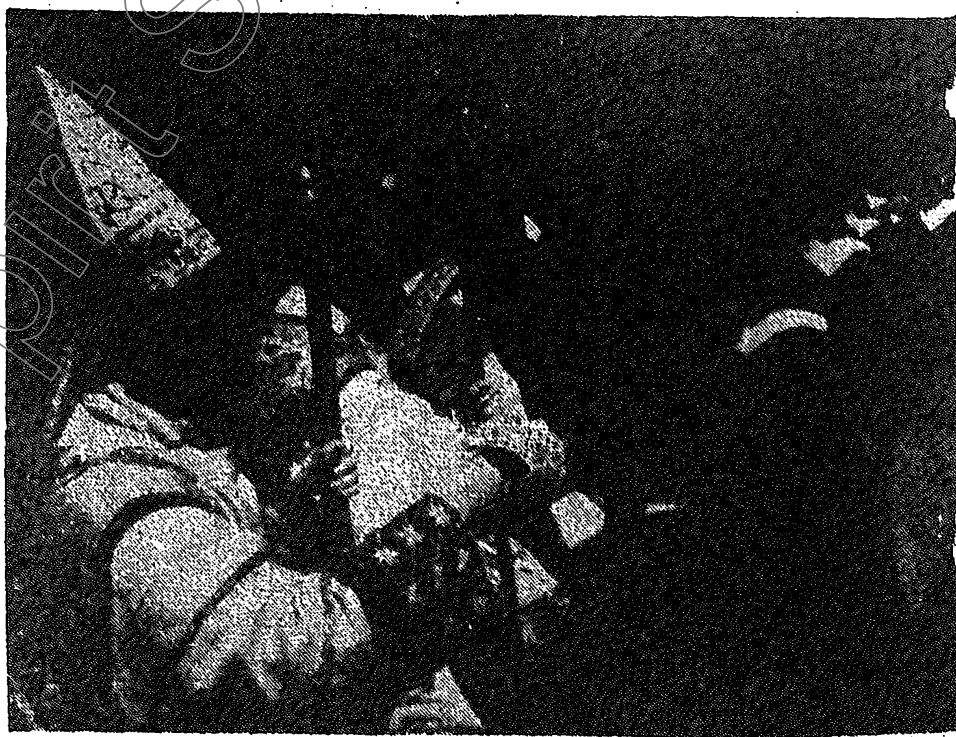


祝圣主教赵振声给永平
教区主教藍柏露戴权戒。

本刊記者攝

四位主教祝圣后
接受猷县煉灵中保修
女会修女們亲权。左
起第一人为常守彝主
教，第二人为王守謙
主教。

本刊記者攝



封面：已有一百年历史的猷县張庄天主堂

本刊記者攝



1958年第10期(總第163期)目錄

半月談：向党交心.....(2)

从政治和宗教兩方面来看自选自圣主教問題.....王洗耳(6)

从历代教宗和主教的产生来談自选自圣主教問題.....龐世宏(16)

关于自选自圣主教問題.....朱光、張金山(20)

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常委(扩大)會議閉幕.....(28)

講道台：主教是教友的善牧.....姚正一(29)

津市神职人員向党交心.....(33)

汾阳、荷澤教区神长向党交心.....(35)

各地神长教友紛紛抗議羅馬教廷.....(35)

批判旨在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圣蹟”.....張其明(36)

河北宁晋县破获崔恒心反革命集团.....(37)

彻底貫徹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学习

 河北正定教区选出刘安止为主教.....(38)

 山东周村教区选出宗怀德为主教.....(38)

 各地傳達簡訊.....(39)

廣 告 (半月刊)

1958年第10期(总第163期)
1958年5月16日出版

定价：每册1角

訂 閱 价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个月 6期 0.60元
	爱国运动促进会	6个月 12期 1.20元
印 刷 者	(天津市新华区西宁道9号)	1年 24期 2.40元
	天津联合印刷厂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区复兴道90号)	(国外及挂号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零寄登付登記許可証第40号

向黨交心

全國人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乘風破浪地向社會主義大躍進。在這種形勢的鼓舞和推動下，啟發了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成員和工商業者的自覺，掀起了一次自我改造的大躍進，開展了向黨交心運動。天津市天主教神職人員積極參加了這個運動，也掀起了向黨交心的熱潮，並且已經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成績。從津市神職人員開展交心運動的情況表明：目前在天主教界開展交心運動是適合的，也是適時的。天主教界經過反右派鬥爭和前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面臨着一個政治上、思想上大躍進的新形勢，紛紛提議、立保證、訂公約、比規劃，決心徹底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場。但是不破不立，只有敞開思想大門，把長期隱藏在內心的一切不利於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想傾囊倒出，徹底消毒，才能革故鼎新，輕裝前進。我們知道，要貫徹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爭上游的總路綫，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首先要有一支思想一致的隊伍。交心的目的就是為了取得這種思想一致，和六億人民團結在一起，為一個共同的目标而奮鬥。

在天主教界開展交心運動是否有些思想障礙呢？對於某些人可能是有的。許多人在開始的時候都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個自我思想鬥爭的過程的。首先碰到的問題是交心是否相反信仰？

还有把内心的肮脏东西摆出来会不会丢面子？党和政府还信任自己吗？交出了一些问题以后，又顾虑会不会成了右派？……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正确地加以解决，就必然会形成交心运动的障碍。在这里，我们就这几个问题发表一下我们粗浅的看法。

交心运动是政治运动，其目的是彻底改造政治立场，以利于全心全意地接受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飞跃前进。这是属于我们政治生活范畴的，当然应该与信仰问题区别开来。交心是要把自己过去隐藏在心灵深处的错误的政治观点、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对各项政治运动的错误态度等来一个彻底大暴露，便于洗面革心，和党靠拢。交心运动不是向党交宇宙观，有神无神的问题不是交心的内容；交心运动也不是“告解”，没有必要与信德上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很显然，交心是不会相反信仰的，因为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会不会丢面子？问题在于你要保留是怎样的面子？保留肮脏、丑恶、虚伪的旧面子的本身就是最丢面子的事情；把这些东西翻腾出来晒晒太阳，应该是面子上极其光采的事情。群众不是看你过去的丑恶，而是看你如何决心对待丑恶的。在交心运动中人人争先恐后地交出错误思想，谁挖的越深，就说明谁摆脱资产阶级立场的决心最大，也就是最进步的表现。真正丢面子的人当然不是这种追求进步的人，而只能是那种抱残守缺、一味顽固的人。至于怕党不信任的问题更是无稽之谈，交心是向党说肺腑话，和党交知心朋友。过去我们站在反动立场上，思想上与党对立，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党对我们一直是耐心地采取争取、团结和教育的政策，如今我们决心改变政治

立場，这正是党多年来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只能取得党对我们更大的信任，却根本得不出不信任我们的结论的。

当有些人揭发了自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后，感到错误严重，思想上有了负担，怕被划为右派分子。这种顾虑也是不必要的。交心与反右派斗争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人民的敌人，我们对他当然要进行无情的斗争，因为这是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交心运动则是在自觉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改造，不但与反右派斗争在性质上不同，进行的方法也不同。交心主要是个人主动地检查挖掘，别人的帮助也是和风细雨式的，决不能采取斗争的方法。因为这是自我改造运动，所以不管自己揭发出多么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行来，也不会划为右派分子的，相反地却受到党和群众的鼓励和欢迎。人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思想上都要来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应该把交心运动看成我们进行这场自我革命的良机。

重要的问题在于向党交心必须在自觉的基础上来进行。在自我改造的过程中，要作一个有大智大勇的人，不要作一个愚昧怯懦的人，要嫉恶如仇，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错误，敢于与自己的反动立场和错误思想一刀两断。这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一切思想障碍，把自己内在的思想活动全盘摆出来。许多人在旧社会养成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习性，这是被压抑的人在那个诡诈、污穢、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处世哲学”，居心是想以此明哲保身，但事实上尽管“只说三分话”，依然是

百罹临头，逃不脱反动政权的政治迫害。今天，时代早变了，我們生活在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当然要抛掉这种恶习，树立新的习惯感情、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有許多人，解放以来仍因循着这种旧习惯，结果是心情不能舒暢，不能接受新事物，阻碍了自己的进步，使自己和党、和广大人民的隔閡越来越深，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不开步子。我們是经历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及反击右派的斗争的，回想右派分子疯狂发动进攻时，有許多人由于平时对党三心二意，沒有树立接受党的领导的坚定立場，因此在大风暴到来的时候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同时由于内心隐藏着一种怀疑党、否定党的阴暗情緒，因此便容易与右派起共鸣，自觉或不自觉的跟着右派跑下去，有的人几乎墮落到罪惡的泥坑里去。这种教訓对我們說来是极为深刻的。痛定思痛，我們必須下定决心，把内心的骯髒东西来一次彻底掏空。割去毒瘡疤，注入新血液，使我們成为一个健康的、愉快的、充滿美好理想的、有着蓬勃干劲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

从天津的經驗証明，在交心运动中采用竞赛评比的办法，可以很快的形成群众性的交心热潮，鼓起人們向党交心的决心和勇气。评比的条件是“快、真、深、透”。要比交的快：速战速决，毫不迟疑；比交的真：原原本本，說心里話；比交的深：深深挖掘，連根拔掉；比交的透：干净彻底，一点不留。我們希望各地神职人員在交心运动中，都能作到“快、真、深、透”。我們希望全国神职人員都能积极投入交心运动，以敏捷的步伐，大踏步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飞跃前进！

从政治和教会兩方面

來看自選自聖主教問題

天津教区神哲学院院长 王 洗 耳

自选、自圣主教，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个宗教問題；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政治問題。这是我們中国神长教友粉碎羅馬教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破坏活动的正义行动。不过因为問題也牽涉到教会的一些道理和規定，所以下面我就从政治方面和教会方面，发表一些粗淺的認識，供給大家参考、討論。不当之处，希望提出批評、指正。

從政治上談自選、自聖主教

1. 自選、自聖主教是兩條道路的斗争。

尽人皆知，今日世界上有兩大陣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陣营。羅馬教廷一貫追随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綫，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破坏活动；对共产党領導的新中国，更是瘋狂猖獗，肆无忌憚。早在解

放前，在1946年12月，教廷就派代表黎培里到南京，协助蔣介石发动內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教廷仍通过黎培里对中国繼續进行阴谋破坏活动。1952年2月，教廷傳信部又用“絕罰”来打击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南京教区李維光总主教；1954年6月，教廷濫用絕罰，无理打击北京教区李蔭桃神父，因为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又在51年参加了赴朝慰问团。1955年9月8日，政府依法逮捕上海教区的反革命分子龔品梅后，教廷的机关报“羅馬观察报”誣蔑这是“迫害天主教”；1956年3月17日，教廷傳信部无理否認上海教区諮議會依法典429条第三款选出的張士琅为代理主教，并称反革命分子龔品梅是“最称职的主教”；1957年3月17日，教廷傳信部长毕翁弟再次否認張士琅为代理主教，又以教宗名义，授特权与“和平通功”。

者，陰謀分裂上海教區；同年7月10日，教廷第三次堅持否認張士瑛為代主教。最近在今年3月下旬，當漢口、武昌兩教區選出董光清、袁文華為正權主教後，羅馬教廷又對這一正義行動進行了瘋狂地破壞，蠻橫無理地說什麼選舉是“無效的”“沒有價值”的，並威脅說，若舉行祝聖就給以保留宗座的“超級絕罰”。

從羅馬教廷這一系列的動措施不難看出，羅馬教廷是慣於利用對中國教會的人事上控制來進行破壞活動的。解放八、九年來，中國教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教區沒有正式主教領導，這不是宗教問題，而是羅馬教廷蓄意已久的政治陰謀，是為了破壞新中國，對中國教友進行的最毒辣的政治迫害。羅馬教廷見到了中國三百万教友，和全國人民一道，向着社會主義飛奔；見到了中國教友，對於它的動號召，置若罔聞；對於它的無理干涉提出了強硬抗議；它便採取了更陰險的手段，以不給中國教會委任、祝聖主教來煽動，威脅，逼迫中國教友追隨它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就是說，羅馬教廷把委任、祝聖主教當作了政治上的交換條件。

要想有主教，就必須反對共產黨，背叛祖國，等待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的復辟，甘心馴服地接受他們的控制和奴役，走帝國主義的道路。

事實很明顯，自選、自聖主教是當前天主教內兩條道路鬥爭的焦點。或是追隨帝國主義道路，讓中國教會長期處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或是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積極行動起來，粉碎羅馬教廷的政治陰謀。我們全國三百万教友，經過社會主義學習，都有信心和決心，在共產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打破一切阻礙，不怕任何迫害；以自選、自聖主教作為我們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具体表現，作為對羅馬教廷政治迫害的响亮回擊。

2. 自選、自聖主教是祖國獨立尊嚴對我們的要求。

我們決心走社會主義道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是無比優越的，它使我們的面貌在短短的八、九年中煥然一新。但是，我們中國的天主教會，却始終是處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狀態的。這與我們的獨立尊嚴極不相稱的。解放後，長期竊據中國大部分教區主教职位的帝國主義分子們，因自覺罪惡嚴重，奔竄而逃；或因繼續進行破壞，被逐出

境，因而使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教区没有正权主教，这种反常状态严重地违反了我国的独立地位。这些教区只有付主教或代理主教，这就是说，他们是暂时代行职务，以等待帝国主义分子的归来，这为我们国家、教会是一不能接受的奇耻大辱。他们犯下了危害祖国、破坏教会的丑恶罪行，我们岂有等其归来之理？我们也决不能容忍国外帝国主义分子们窃据着主教头衔，虎视眈眈地窥视中国，等待复辟。我们一定要用自选、自圣的实际行动，粉碎他们的美梦。

中国教会的这种奇形怪状，是任何一个独立国家从所未有的。在历史上，罗马教廷曾和许多国家签订过许多有关主教人选问题的协定，如：1516年，教宗良第十五与法王佛蘭西斯一世訂立过协定：授权法王推荐主教；1801年，教宗比約七世与法王拿破崙訂立协定，允许法国政府向教廷推荐新主教；1827年，教廷与比利时也締結过类似的协定；以后教廷又先后与厄瓜多尔、危地馬拉、尼加拉哇等国訂立过协定，规定总统有权提名主教；1929年，教廷与意大利政府訂立拉特蘭条約，其中第20条规定，教廷在

任命总主教、主教之前，当征求政府的同意，主教就职时，須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1933年，教廷与澳大利亞訂立协定：政府有对主教人选，在政治上表示反对的权利；直到最近，据1958年1月11日香港“公教报”报导，法国总统还在享受任命主教的特权。罗马教廷对待中国教会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它根本没有把新中国当作独立国家。解放前，在帝国主义統治下，中国教会，每个教区至少都有正权主教，有的教区还准备下了经过祝圣的候补主教。但对解放后的中国，不但談不到政府提名、推荐真正爱国的主教，而且連上海教区神职班依法选出的代理主教，也无理否認。这更可以說明：罗马教廷为了达到反动政治阴谋，是不惜牺牲、破坏教会利益的。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应该像其他独立国家的人民一样，有权利自选爱国爱教的人充当主教。罗马教廷該当正視现实，尊重中国的独立地位，尊重中国教会应享的合法权利。但是因为罗马教廷敌視新中国，一直用主教問題来要挟我们，企图使我们屈从于它的反动控制，使中国的独立尊严受到損害。所

以，为了祖国的独立尊严，我們必須自选自圣主教。

從教會方面談自選、自聖

自选自圣主教，尤其是自圣問題，对中国教友來說，完全是个新問題。在許多教友思想中，还有很大的顧慮。他們認為自圣主教是史无前例的“奇怪事”，是“否認教宗的領導权”，是“裂教”，是“違反法典”。但問題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在教會方面是否能够解决呢？我認為不是这样，而且在教會方面可以解决的。

不可否認，在教會內，相反自圣主教的論証，比如法典、公議會決議等，的确是草草斗量的。但是在中国一百多教区，八、九年来沒有主教，这实在是千古未有的特殊情况。既是特殊情况，就当用特殊眼光来看待这問題，就是說不当只看部分，應該照顧全面，所謂照顧全面，就是从教會的根本大道理上来解决。

首先，我們該当認清这問題是相对的还是絕对的。教會当信当行的道理和規定并不完全一样，是有区别的。有些道理和規定是絕對当信当行的，任何年代，任何环境也不能例外。如天主願一切人得救；領

洗必須用水及呼天主圣三的圣名；祝圣圣体、圣血必須用麦面餅及葡萄酒等。有些道理和規定就不是絕對当信、当行的，在特殊情况下，就能够允許例外。对于这种相对的道理和規定，在教會的倫理神学及法典上，都有記述。如主日及罢工占礼当望全弥撒，但是身患重病的就可以不望；天主第七誡本禁止偷盜，但在严重的飢餓压迫下，为了保全生命就可以偷取一些食物充飢等等。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这就是說，相对的道理和規定，遇到特殊环境，是可以例外而行的。但这并不是說，我們就可以毫无原則地胡来；而是說，不能盲目的墨守成規，不分輕重、不顧现实，因为法律不外乎人情，不外乎为了天主更大的光荣和人們灵魂的利益；所以遇到了違反人情、破坏天主光荣及人們灵魂利益的特殊情况，就可以打破陈規，弃而不守。

对于自选、自圣主教的問題，也当根据上列原則分析。自选主教，是完全可以的，所有的顧慮和問題很容易解决。关于自圣主教：祝圣主教的权力，按法典規定，是保留于教宗的，无教宗之法定加委（Provisio Canonica）或詔翰

(Mandatum)，不得祝圣任何主教(法典第953条)。但是該当說明，祝圣主教必須有教宗的加委或詔勅，但不是說，沒有教宗的加委或詔勅，祝圣的主教，就不妥當，而是說，不許祝圣主教。所謂加委或詔勅，并不涉及祝圣的有效与否(Validitas)，而只涉及祝圣的許可与否(Liceitas)。这是自圣題間的焦点：沒有教宗的加委或詔勅是否也可祝圣主教？要解决这一問題，就当看教宗的加委或詔勅，是絕對的还是相对的。

1. 從歷史上證明教宗的加委、詔勅是相對的。

从教会历史上很容易看出，教宗关于祝圣主教的加委、詔勅是相对的。它的产生，是有历史背景的。在教会初期，各地教会的主教，都是由各位宗徒直接选派，并不需要呈报伯多祿批准，如圣保祿就委派第茂德为厄弗所城的主教(第茂德一書，1章，3节)，第鐸为克勒特的主教，同时也命令他在附近教会組織圣統制，委派主教(第鐸書，1章，5节)；圣若望也曾給小亞細亞七个教区委派过主教。宗徒們去世后，教区的主教人选是由教区的神职班参照教友們

的意見和要求，共同选举，以后再由附近的几位主教一起研究、审查，再祝圣。第4世紀时，尼采公議會規定，主教的选举，必須經总主教的批准，但此时的世俗王侯們，时常干涉选举主教，甚至多次干脆就由这些封建王侯們操縱选举。第9、10、11世紀中，漸漸形成主教的选任完全成了皇帝的專权。他們屢屢委派自己的家族、亲属为主教，而且有些主教出缺的教区，在神职班及教友們选出主教后，必須要求皇帝批准，才能祝圣。新主教在皇帝批准后，必須向皇帝宣誓效忠和服从。必要时，甚至該当弃职从軍，牺牲性命。第14、15世紀时，貴族王侯在教会內的專权跋扈达到极点，只图推荐貴族充当主教，致使在教区的主教人选上弊端百出。許多主教无德无才，玩忽职守，沉醉于世俗虚假的财富之中。历代教宗为了消灭这些弊端，重視主教人选，曾多次頒布上諭，制定具体措施。如教宗格来孟多第五世規定：羅馬附近各教区的主教人选，由宗座保留；教宗本篤第十一世規定：教会的四个宗主教区的主教，非得羅馬教宗之同意，不能祝圣；以后教宗若望第二

十三世宣布自己在位期間內，出缺教区的主教人选，保留于宗座；最后，本篤第十二世頒布上諭，規定一切宗主教、总主教、主教区的主教人选，不拘因任何理由，在任何時間出缺，都由教宗保留，但享有特权国家的教会，或与教廷定过协定的政府首长，仍能选举或向教廷推荐主教。1918年，教宗本篤十五世，又把关于主教人选问题的措施，編成条文，列入法典，公布于世。所以从历史上可知，祝圣主教必須有教宗的加委、詔勅，是相对的问题，在教会初期及中世紀时，根本无此一說，而是历代教宗，为了防止教会腐化，为了消灭教內弊端和照顧人們灵魂的利益，才逐渐把委任、祝圣主教的特权，保留于自己的。

既是相对的问题，就应容許有例外情况和特殊环境。目前中国教会的情况，已是极端特殊了：第一，中国教会自圣主教，不是腐化败坏，爭奪主教职位，而是因为八、九年來一直没有正权主教；第二，羅馬教廷不顧教会的利益，把委任、祝圣主教作为政治上的資本，胁迫中国教友背叛祖国；第三，退一步講，即便羅馬教廷給我們委任、祝

圣主教，也只能是龔品梅、邓以明之流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我們絕不能接受的。面对着中国教会的这种特殊情况，我們无責任再固守陈規，等待羅馬教廷的任命或加任，否則，是无異緣木求魚，只能使中国教会长期癱瘓，最后自己灭亡。我們要为了中国教会的生存及三百万人灵魂的利益，采取积极行动，自选、自圣主教。这样做，并不是破坏历代教宗的規定、違反法典。对于这些規定和法典，我們也承認該当遵守，但是，由于中国教会的特殊环境，自选、自圣主教，應該視作教宗規定和法典的例外情况。并非否認法律，而法律是应当承認例外情况的。

2. 應當從全面分析問題。

有人对于自选、自圣的問題不顧全面，只抓住一点不放手，正如广揚1958年第7期的“半月談”上所說的“他們鑽在法典的死犄角里拔不出腦袋來”，对于別人的理由、根据，一味置之不顧，无动于衷，这样絲毫不能解決問題，只是自尋苦惱。問題本是可以解決的，但是偏偏不動腦筋，不看現實，不求真理，归根結底，还是政治立場不同而已。我們要放棄政治偏見，

虛心地從全面研究自選、自聖，究竟是不是可以，究竟錯誤在於誰。

第一，法典規定，教區主教出缺後，八天以內，教區諮議會就當選出代理主教來（法典 432 條）；但羅馬教廷對待中國教會的態度，就嚴重地違反了法典，因為它八、九年來，對中國一百多個教區，不但不給委任、祝聖主教，就連上海教區依法選出的代主教，也要無理否認。所以是教宗先破壞了法典。另一方面，法典和大公議會的決議以及教宗有關主教問題的規定等，完全是為了保護教會利益的，若是由於客觀環境的改變，它們不能再保護教會的利益，而且還妨礙了教會的利益時，當然就應該失掉其約束力，這也是神學上的原則。

“在某特殊環境中，若是遵守法律，不但不能達到制定法律的目的，而且還產生相反的效果時，則法律失掉其約束力，因為，在這種環境中，法律已經失掉了它的本質因素，不能維護公眾的利益了。”（H. Noldin: De principiis, 199）這正是當前中國教會的情況。若是拘泥於法典的條文，不自選、自聖主教，則完全違反了法典的目的，損害了教會及中國三百万教友

靈魂的利益，所以我們不能為了人定的法律而破壞天主的事業。

第二，我們都知道，天主願意一切人都得救，不分種族，不分國家，不論是生活在什麼社會制度下，一切人都都是天主的子女，都在被拯救之列。“祂願意使一切人都得以認識真理，獲得拯救。”（第茂德一書，2 章，4 節）天主為了救贖人類，派遣聖子降生贖世，並在世上建立了可見的組織——聖教會，作為人類穩度世海、奔向天堂的燈塔。在聖教會內，祂又設立了聖統制，制定了主教品級，以領導教友們的信德、神修生活：“耶穌對他們（宗徒們）說‘……如同父差遣了我，我也差遣你們’……‘你們領受聖神吧！你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你們保留誰的罪，誰的罪就被保留。’”（若望，二十一章，21—22 節）此外，脫利騰公議會也定斷說：“誰若說在公教會內，天主沒有定立由主教、神父、付祭成的聖統制，應受棄絕罰。”（D. B. 966）。由此可知：主教的職權是直接來自天主，耶穌的意思是願意由主教們分別管理各地的教會，因此“羅馬教宗不能任意地取消主教品級，用代理主教管

理某地的教会”(G. Cocchi, Lib I, p. 186)。

羅馬教廷对待中国教会的无理措施，不仅背叛了天主願意一切人得救的意志，而且也破坏了天主所立的圣統制，直接違反了天主的命令。中国教友虽然在政治上反对羅馬教廷，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决不能因此就被天主弃絕，不再是圣教会的肢体。誰能在聖經、圣傳中找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救灵魂的根据呢？中国教友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战争，反对罪惡，更是天主的好儿女，完全能救灵魂。因此，中国教友有权利要求享有为广揚圣教、拯救人灵有利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每个教区都有正权主教领导教务。但是，这一条件在中国目前的特殊环境中，只有采取自选、自圣的方式才能实现。所以自选、自圣主教是关系着中国教会前途和三百方教友灵魂得救的問題。我們决不能允許耶穌建立教会时所指定的基本組織形式，由于羅馬教廷的政治阴谋而遭到破坏。我們自选、自圣主教就是为实现耶穌的意旨，为照顧中国教友灵魂利益所应采取的积极行动。

第三，在正常情况下，就是說，当羅馬教廷完全放弃了它的反动政治路綫，按着基督的精神管理教会时(当然目前这是不可能的)，我們一定要按着法定程序进行。但是，今天是特殊环境，我們在今天的特殊环境中例外而行，在神学上还有其他的依据。

为結合下面的神学原則，首先当說明什么是权宜 (Epikēia)？权宜是对于立法人思想的解釋，就是說，虽然法律条文包括目前情况，但是，由于特殊环境，而断定立法人不能或至少不願把目前情况列入法律範圍內。神学上所举出的可以根据权宜不守法律的例外情况是：

(一) 若是由于守法而違背了更高级的法律，致使守法成为有損无益时，則可根据权宜不守法律。如：当病人需要照顧脫不开身时，虽是主日或罢工占礼，也可不望弥撒。

(二) 若守法給人帶來的負担，較比立法人实际上所料到的更重，更慘酷，則可根据权宜不守法律。如：若在主日及罢工占礼日罢工，就影响家庭生活，或不能完成生产計划，給国家財產帶來重大損失时，就可以不罢工。

上述第一種情況，是立法人不能約束的，因為立法人不能愚蠢地命人作壞事；第二種情況，是立法人不願約束的。（Yos. Aertnys, tom. I, 176）這兩種情況，完全可以結合到中國教會目前的環境，若是固守法典條文，不自選、自聖主教，則是直接違背了耶穌立聖教會的聖意——拯救一切人。因為若沒有主教，就不能祝聖神父，沒有神父，教友們就不能領聖事和接受天主的道理，這樣不但給教友們精神上造成重大的痛苦，使教友們救靈魂失掉助力，而且連教會的生存也要受到嚴重的影響，這是遠遠超出立法人預料之外的，也是立法人絕不願產生的惡果。所以，根據權宜我們完全可以自選、自聖主教。

結 論

根據前面政治上、教會歷史上及神學上的理由，對於自選、自聖主教，不該再懷疑顧慮、踟躕不前。但是，有人對羅馬教廷還抱有幻想，對自選自聖採取消極妥協的態度。他們認為中國教會的特殊情況只是暫時的，可以再忍受等待幾年，認為應當去信申請或去人和教廷直接聯繫、解釋，請求給中國委

派、祝聖主教。這不僅是極端錯誤的想法，而且也是一個立場問題，因為羅馬教廷對於中國教會八、九年來沒有主教的特殊情況不是不知道，而是有意識地為了達到政治目的，置之不理，甚而還積極破壞。關於去信申請，我們也有慘痛的經驗：在上海教區選出張士琅代主教後，曾三番五次誠懇地給羅馬教廷寫過信，但所得到的回答卻是無理否認和更毒辣的破壞；最近漢口、武昌選出主教後，也曾把選舉情況電告羅馬教廷，申請備案，結果竟連續兩次遭到羅馬教廷蠻橫無理的否認和拒絕，和所謂“超級絕罰”的威脅。由此可知，我們去信申請或派代表進行協商、解釋，都是無濟於事，只能使羅馬教廷更加驕縱跋扈，瘋狂破壞，決不能使它改變立場。相信我們。所以，今後我們也決不再去電通知、申請備案了，我們不能喪失民族氣節地自找恥辱。我們這樣作，也決不是搞裂教會，而是羅馬教廷先狂妄地濫用神權，控制中國教會的主教人選，違背耶穌的精神，不給中國委任、祝聖主教，惡毒地妄想長期置中國教會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所以我們當打破顧慮、放棄幻想，多看

事实，彻底認清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面目。

据1958年3月14日香港“公教报”报导，教宗比約12世已任命美国芝加哥总主教史特烈樞机为羅馬傳信部付部长，今后傳信部大部分职务將由史特烈管理。这說明：羅馬教廷已經为美国势力所渗透，完全变了質，傳信部已經成了美国进行侵略战争政策和鎮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有利工具。对这样一个美国的傳信部，我們还能抱什么幻想呢？我們只有站稳立場，不怕任何打击、迫害，彻底摆脱羅馬教廷在人事上的控制，坚决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我們应如何对待法典上或教廷的处罰呢？很簡單，我們自选、自圣主教，完全是中悅天主的正义行

动，毫无过錯可言，故亦不当受任何处罰。“无过无罰”（Sine culpa, sine censura），这是人人皆知的大道理。此外，法典虽然規定，若无教宗的詔勅祝圣主教，則祝圣者与被祝圣者，均依法停止其职权（法典2370条）；但这处罰是人为的，据前所述，人为的就是相对的，相对的就当承認中国教会当前的例外情况。对于羅馬教廷的处罰，則当視作違背天主意志、破坏教会利益的政治阴谋，我們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还当提出强硬的抗議。

我們不該再有絲毫顧慮，应当鼓足干劲，跨步向前，爭取在最短期間內，每个教区都选出和祝圣爱国爱教的正权主教，为祖国增光，为天主出力。讓我們为争取这一胜利的早日实现而共同奋斗！

啓 事

上期本刊第35頁发表的永年教区王守謙主教的誓詞中关于与梵蒂岡关系問題，原文为“与梵蒂岡坚决一刀兩断，割断一切联系，……”由于本刊工作人員的疏忽，擅自作了修改，今經王守謙主教及邯鄲地区社会主义学委会指出，特此更正，并向他們深表歉意。

本刊編輯部

從歷代教宗和主教的產生

來談自選自聖主教問題

龐世宏

一提起教宗，人們就會想起這段要理問答：“聖教會看不見的首是吾主耶穌，看得見的是接聖伯多祿位的教宗。”姑不論這段要理的真義何在，但卻引起不少人的錯覺。一種錯覺是：教宗就是耶穌，因而有人竟把耶穌論自己和十一宗徒們（茹達斯除外，伯多祿當然在內）以及宗徒繼承人的關係所做的葡萄樹與葡萄枝的比喻（若望十四，1—8），拿來論斷教宗與我們的關係。一種錯覺是：神權的傳授彷彿就如當初耶穌在世時直接授與伯多祿，這樣伯多祿又授與他的繼承人，繼承人再傳繼承人，如此一脈相傳，直到當今教宗庇護十二世。而教宗又把這權力的一部分傳授與主教們。因而在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上也好，在全國各地天主教界的学习會上也好，當右派分子提出“不管教宗對不對，他否認了張士琅，張士琅就沒有權了，如同水龍

頭閉了就不出水，電門关了就不過電是一樣。”好多人猛一聽，都覺得：“對呀！”

殊不知教會內的神學、法學專家們對教宗能不能有效地委任（Nominare）繼承人，爭論頗多，直到今天意見還不一致。伐彝尼（Fagnani）等認為絕對不能；維克多利亞（Victoria）等認為完全可以；蘇瓦來茲（Suarez）等認為在特殊情況下可以。

從聖教歷史上來看，教宗都是由選舉而產生的，只有菲利克斯四世立了保尼法爵為自己的繼承人，一度引起分裂，以後才被大家認可了。

在聖教初期，教宗是由神職人員和教友共同選舉，和選舉主教完全相同。到第四、五世紀的時候，羅馬皇帝和歐洲國王們，如公斯當丁四世以及德王奧刀阿才等，一舉了教，就開始干預教宗的選舉。教宗

西馬古斯接任后，在499年和502年的兩次羅馬會議上，立了第一个不准世俗人参与选举教宗的法律。但到555年西羅馬复兴后，皇帝們又規定了在神职人員和教友选举之后，在被选人祝圣之前，須得皇帝的批准(Confirmatio seu approbatio)，并且还要納稅。以后虽然有些皇帝沒有干預选举，但羅馬貴族一直从中干涉。到769年教宗斯德望三世再次宣布，只由樞机主教和神职人員进行选举，世俗人不得参与其事。于是引起了貴族們的反对，造成了严重的不和与混乱。到824年又許給洛太里一世：当选人在祝圣前要对皇帝宣誓尽忠。以后教宗若望九世和若望十二世为了討好皇帝，又分別于824年和898年确定了這項权利。九、十兩世紀教宗的选举几乎全由貴族把持。“公教百科全書”叙述：教宗若望十世的当选全是借助于羅馬女議員玳露道拉的勢力，因为她想借此以掩盖他們的奸情。她的女儿瑪洛济亞又一力扶持她同教宗賽尔爵三世通奸所生的儿子，做了教宗若望十一世。这位教宗的前半生，頗似清朝的光緒皇帝，完全被他母亲控制着；后半生則受他弟弟阿勒貝里克二世的摆布，除

举行圣事的自由外，一切要听从他弟弟的指使。阿勒貝里克二世临死时，又給貴族們留下个遺囑：要在最近一个教宗缺席时，扶他的幼子当教宗。貴族們遵照遺囑，在教宗阿格伯督去世后，就把这个十八岁的執袴子弟扶上了圣伯多祿的宝座。这便是教宗若望十二。这个出身于糜爛皇室的公子哥儿，那里有心管理教会，傳布耶穌的福音，成天帶着一帮教会的敗类，打獵行乐，兴兵动武，过着与桀紂一样的奢侈殘暴的生活。因而激起广大爱教的神职人員和教友們的憤慨。有五十多位樞机主教和主教們举行了會議，控訴了他买卖神权、褻瀆圣事、殘害人体和通奸等大罪狀，并予以罢免，另选良八世为教宗。由于若望十二世曾借助德王奧托一世的兵力重治羅馬，便給奧托一世加冕，承認他为羅馬皇帝，并对他宣誓尽忠。从此奧托便掌握了教会大权，竟于962年攫取了委任教宗的权利，并于965年10月1日指定拿尔尼的主教为教宗若望十三世。以后他的繼承人很多沿用這項权利的。如奧托二世于983年委任格巴納拉主教为教宗若望十四世。直到亨利三世(1056)以后为止。1059年教宗

尼格老二世又規定教宗由樞机主教选举，其他神职人員和教友只有返認权 (Jus Subsequentis, Approbationis)，对皇帝只与以通知；但实际上神职人員和教友不参加选举，皇帝不干预选举，是在教宗亞力山大三世 (1179年) 以后，才慢慢實現的。

但到十六世紀，欧洲出現了三大公教强国——西班牙、法国、奧国。它們的国王在选举教宗上都使用了“否决权” (Cujus veti seu exclusive)。例如西班牙在1644和1655年兩次选举教宗时，“否决”了莎盖蒂樞机主教。法国在1758年“否决”了格瓦艾尼樞机主教。奧国在1830年“否决”了賽維勞里樞机主教。到1903年选举教宗庇护十世的那次选举会上，奧国樞机布基納受德国指使，借奧皇的名义，对即將获得法定票数的樞机主教蘭保拉还用了这项“否决权”。

历代教宗产生的情况大致如此，現在再談談主教的产生。

宗徒是耶穌亲自建立的。第一批主教是宗徒和宗徒弟子們建立的。并未通知伯多祿，也未經伯多祿批准。他們的繼承人在最初几个世紀則是由神职人員和教友选举，

經邻区主教的認可而祝圣的，也不經当时教宗的批准或委任。到325年有了教省后，認可、祝圣都归于总主教。及至拜占廷王朝和日尔曼国王一奉教，便插手于主教的选举。有的强使选举其所欲者为主教，有的竟然直接委任主教，如亨利二世就委任了迈因維为巴代尔保主教。有的还给主教行付权杖戴权戒的礼仪，这些例子举不胜举。至1179年，教宗亞力山大三世才規定由諮議會选举。到1925年才同巴伐利亞、波蘭等国訂立协定：主教由教宗自由委任。但实际上到今天还受着各资本主义反动政权控制，和各修会的左右。

这些史实充分証明：神权——無論神品权或管理教会之內場外場权的傳授，决不是物理式的，象某些人所說的自来水呀、电灯呀那樣的。耶穌揀选了宗徒，并立伯多祿为宗徒之长，以后宗徒們也公認他为圣教会的首領，他便成了第一任教宗。此后大家公認誰是，誰就是教宗，就是伯多祿的繼承人。所以教会的神学家和法学家們历来都是这样講：当教宗被选而接受选举时，“因天主之命 (Jure divino) 而获得管理教会之最高权力，不是

前任之委任。而主教之全部神权，同样是通过选举、祝圣，“因天主之命”而取得的。因此说，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是基督付与他们管理教会的正权力。因此，主教的职权，罗马教宗也不得有所取消或补充，变更或限制，更谈不到非由教宗委任不可了。

所以说神权的传授不是物理式的，若要懂成物理式的，就会产生两种异端邪说：一种是承认教会内早已失了神权，宗徒之后，天主教便成了假教；一种是承认那些帝王、贵族，以及玛洛济亚母女们也都是传递神权的一节自来水管或一段电线。豈不荒唐之至！

为此，自选、自圣的主教，都“因天主之命”而获得满足的神品权和一切管理教会的内场外场权。

今天产生教宗和主教的办法都是近世的人为法，因此在它和天主的诫命、圣教的利益有所抵触时，自然就失去它的效力。目前罗马教

宗无视中国天主教会之利益，十几年来，绝大部分教区没有正式主教而置之不理，顽固地为那些被驱逐的帝国主义分子们保留着某某教区主教的职位，并用各种宗教形式打击我爱国爱教的神长和教友，企图驱使我国天主教会走上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叛国途径，完全丧失了耶稣所立的圣而公教会的精神。它一心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要维护西方教会统治奴役东方教会的局势。我们说，那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站起来的中国天主教会，绝不再受别人的任意摆布和奴役。我们为了更好地遵行天主爱国爱人的诫命，为了中国天主教会和三百万教友灵魂的利益，自选自圣主教，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样，以跃进的形势走上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宣教部长、内蒙集宁教区神父）

更正 本刊上期（1958年第9期）第11页倒数第8行“53年”应为“58年”，38页第二段消息中“全体神职人员31人”应为“全体神职人员18人”，48页右栏倒数第4行“李廷生”应为“李廷杰”；又第8期第7页左栏倒数第3行“授于主教，神父”应为“授于主教神父，”；第5期25页“武汉市法院判决刘和德反革命集团”稿中“扬少恆”应为“扬少懷”。特此更正。

關於自選自聖主教問題

河北獻縣教區神父 朱 光 張金山

現在各教區正在討論自選自聖主教的問題。這是中國天主教會的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也是中國聖教史上一個嶄新的事件。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我們國家就已獲得了獨立地位。目前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各方面，又都掀起了大躍進。在這種新的形勢下，為了維護祖國的獨立尊嚴，為了使中國天主教會徹底擺脫半殖民地狀態，實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自選自聖主教，也就成了我們中國天主教會急待解決，而又是廣大的中國天主教徒所願解決的問題。但是正因為它是一樁新事，也就不可避免地會有許多神職人員和教友瞻前顧後，疑慮多端，對此提出各種見解。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認為首先應當明確立場的問題。因為只有站穩了人民立場，放棄任何成見與偏激的情感，才能在道理上作詳細的考察，問題才會迎刃而解。下

面我們把這個問題分作幾部份同大家一起進行探討和研究。

一、有什麼路可走？

幾年來的事實證明，羅馬教廷在帝國主義的指示下，極端仇視新中國，企圖利用宗教形式以達其反動的政治目的。處在這種情形下的中國天主教會，自選自聖主教是否絕對必需，換句話說，就是除了自選自聖主教之外，是否還有別的路可以走？我們認為是沒有的。因為：

第一，我們決不能再讓那些被驅逐出去的帝國主義分子卷土重來，再來控制中國的教務，奴役中國的人民。他們在中國曾造下了許多嚴重的罪行，成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敵人。正在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中國，決不容許他們再來破壞。這不但為人民政府和六億人民所不能容許，就是我們覺悟了的廣大的神長教友也不能容忍他們

再在我們的神聖國土上玷污我們的國家，玷污我們的教會。若還有人存在着等他們再回來的思想，那是喪失了中國人民應有的立場。這是從政治方面而論。就教會方面來講，1946年中國教會已有了聖統制，聖統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中國主教治理中國教務。所以不論從那一方面看，再等待帝國主義分子回來都是完全錯誤的。

第二，不能再等待教廷給我們委任主教。這從教廷和我們雙方面都是不可能的。首先從教廷方面看。我們新中國建國已經九年了，它給我們委任了幾位主教呢？全國130多個主教區，在自選主教之前就有120多個主教座位虛懸。九年來，這120多個教區的教務無正權主教管理，它完全置之不理。試問在歷史上那一個時代，那一個國家，有過這樣的事例？問題很明顯，就是因為它是站在反動的政治立場上，敵視我們新中國，當然不會給我們委派愛國愛教的主教了，上海張士琅代主教的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一個代理主教他還不批准，何況正權主教呢？最近教廷無理否認漢口、武昌兩教區選出的合法主教，更說明教廷是不會給中國教會委派主教

的。我們是不能幻想教廷會給我們委任主教的。同時我們從人民的立場出發，即使它給我們委任了主教，我們能接收嗎？教廷所信任的只有象于斌、龔品梅、鄧以明之流的戰爭罪犯或反革命分子。代表六億人民利益的政府能夠容許這些戰爭罪犯或反革命分子再來作亂嗎？我們愛國愛教的神長教友能夠容許這樣的人再來危害國家，玷污教會嗎？肯定是不能的。因此我們說，在目前，我們除了自選自聖主教以外，是沒有別的路可走的。

二、自選自聖的法律問題

現在我們就要來看一看這條路走得通抑或走不通，也就是說教會是否容許我們這樣作，或者說我們這樣作了是否違法，是否能獲得良心的平安。這是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大家都很清楚：法典第332條、953條都有明文規定，正權主教的祝聖必須得有羅馬教宗的加委，而且只有羅馬教宗才能够委任正權主教。法典第2570條又明文規定說，未經報請教廷批准而祝聖主教，祝聖的與被祝聖的，將依法被褫神權。在法典之外教廷又有通諭，規

定祝圣的与被祝圣的將全被絕罰。这又怎么办呢？我們承認，在正常的情形下，法典的条文以及一切应有的合法手續，我們都应当遵守。事前当报請加委，事后再通知备案。但是我們应当看一下，目前我們所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目前是教廷和我們站在敌对的政治立場上，它为达到其反动的政治目的硬不批准我們祝圣主教，在这种情形下，在良心上講，我們就沒有义务来死守法律的条文了。教廷不批准我們祝圣主教，并没有什么宗教方面的理由，就是因为敌視我們新中国，为了无理阻撓我們中国爱国的神长教友靠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換句話說，就是因为爱国就不能当主教，这完全是政治的理由。它滿以为法典在握只要坚持不批准，我們就沒有办法。他想錯了。中国天主教友全都醒悟了，再也不能容忍它利用法典来无理的干涉和控制我們，因为法典是为了整个圣教会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限制或磨难中国天主教会而設立的。我們虽然承認教宗有无上神权，但是我們也知道教宗的无上神权是有限度的。圣保祿宗徒在致格林多教友二書上說得清楚：“我們的权柄是为了建

設，而不是为了破坏。”这說明教宗的无上神权是为了圣教会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圣教会的消灭，当然中国天主教会也在內。教廷現在把中国天主教会的利益置之不顧，却倒行逆施地百般刁难，坚持不給中国教会委任主教，这不是讓中国天主教会自趋灭亡嗎？我們中国天主教友不能再对这件事袖手旁觀，漠不关心了，这是关系到我們每位教友切身利益的問題，也是爱国爱教应有的实际行动。我們自选自圣主教是完全合理的。違反法典的不是我們，而是羅馬教廷。

也許有人說，这样作是必定受到教廷的指責和处罰的。事实是这样；但是这种以反动政治立場出发的斥責和处罰，我們是决不接受的。如果它責怪我們不守法典，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訴它：人为的法律应当服从天主的圣意。也可能又有人說：“这不是抗命嗎？”我們說，这不是抗命，因为人的命不能胜过天主的命。天主命我們在中国广傳教务，我們为了承行天主的这种旨意，在目前的情形下，就必须自选自圣主教。論听命，在“你是伯多祿”（*Tu es Petrus*）一書上有这样一个原則，这也是教会公認的

道理：“在有关系的重大事务上，若明显的看出长上是滥用神权，属下便没有服从的义务。（Pour n'être pas obligé d'obéir au Prélat, qu'il sait certain et notoire, que le prélat abuse de son pouvoir en chose essentielle.）”①

这样我们就可以论断：处在罗马教廷敌视我们的情形下，为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将来，我们只有自选自圣主教；并且为了维护我们祖国的独立尊严，祝圣之前不报批加委，祝圣之后也不通知备案。理由很明显：如果我们报批和通知备案得不到什么益处，反而有害，因为它不改变它的政治立场，就不会批准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法律的约束力对我们已不存在了。这就叫做 *excusatio a lege*；因此我们用不着求宽（*Dispensatio*），更谈不到违法（*Peccatum*）。在法典实行不通的时候，只有通权达变，按着具体的现实的情况来自行筹划。这样作在良心上没有过失，因为天主不命我们做我们做不来的事（*Ad impossibile nemo tenetur*）；就连在遵守法律太为难的情形下，教会的法律也不强迫我们执行（

Lex ecclesiastica non urget cum magno incommodo）。

三、主教一經祝聖即有全權

（*Potestas jurisdictionis*）。

主教的神品权（*Potestas ordinis*），从教义和教会历史上看，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单就主教的神治权（*Potestas jurisdictionis episcopalis*，亦称管理权，或行政权）来加以讨论。问题就是主教的神治权是由天主直接赐予还是来自教宗？我们认为主教的神治权非来自教宗，而是天主的直接赐予。

神学权威万美氏（*Vermeesch*）詮解圣教法典第329条时说，就主教的神品与神治权的本质来说，除了宗徒的特恩与管理范围外，与宗徒完全一样。虽然公教人士都承认全体主教的权柄是由基督亲自授与的，但论到每一位主教的神治权是否一經祝圣即由天主直接而来或須經教宗之准定而才享有呢？则其說不一。②

法典权威布衣氏（*Bouix*）說，这是圣教神学史上争辯的巨大问题，論辯双方各有見地。他說：“*Certum est controversiam a Tridentino C. decisam non fui-*

ssse..... (Benedictum X IV. de Syn. daec., 1. 1, c. 4.) et quae intactam ac liberam in scholis controversiam reliquit.” ③由此可知，特利騰公議会对這個問題也未作決議，留待神学家自由討論。这既然是一个自由論題 (sententia libera) 所以我們可以任从一說，今作如下的論証：

I、由聖經證

(1) 瑪豆福音28章18—20节：
18节：“Et accedens Iesus locutus est eis... (于是耶穌上前來給他們說……)” “給他們”，乃是指十一位宗徒而言。19节：“Euntes ergo docete omnes gentes (你們去教訓万民)”，这是耶穌交与宗徒們訓導權。“Baptizantes eos 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 Sancti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付洗)”，这是授与聖事權。20节：“Docentes eos servare omnia quaecumque mandavi vobis (教他們遵守我所命令你們的一切)。”这不是很明显地證明耶穌交給宗徒們管理權嗎？耶穌又接着說：“Ecce ego vobiscum omnibus diebus usque ad consummationem sae-

culi (我要與你們日日相偕，至到世界末日)”，但是宗徒們不能常生不死，必須有繼位人，他們的繼位人(主教)也就接受了這些權柄：訓導、聖事、管理等權。

(2) 宗徒大事录20章28节：“Attendite vobis, et universo gregi, in quo vos Sp. Sanctus posuit Episcopos regere Ecclesiam Dei, quam acquisivisti sanguine suo. (聖神既立了你們為牧群的主教(監牧)……管理天主用自己的血所置買的教會)。”由此證明主教的職權，是由聖神親自定立的。為了管理聖教會，各繼任主教有管理教會的權柄，道理不是很顯明嗎？

II、由法典證：

聖教法典329條第一款：“Episcopi sunt Apostolorum successores atque ex divina institutione peculiaribus ecclesiis praeficiuntur quas cum potestate ordinaria regunt sub auctoritate Romani Pontificis, (主教，系宗徒之后任，奉天主命令治理各堂區并用正權力管理之，而服從羅馬教宗之管轄。)”法典承認主教的權來自天主，主教管理教

区乃是、“本权力”之使用、(所謂本权力,就是非代理性亦非委託性的本有权柄)。所說“服从羅馬教宗之管轄”一語,并非指教宗对主教有絕对的統治权,而是有其一定范围的,也就是他的无上神权,应在服从基督旨意及教会利益前提下才能生效有力。主教負責本教区事务而是圣神的意旨。

■、由聖教史證:

現在我們打开圣教史就会使我們获得更丰富的資料来証明自选自圣問題。这里我分兩部份来談: 1. 主教选圣的变迁; 2. 东正教主教神职权的问题。

1. 主教选圣的变迁:

在宗徒时期: 耶穌在升天之前, 將宣揚福音拯救人类的責任完全託交給自己的宗徒了。宗徒們就本着主的教訓到处施行圣事設立教会。如果教友数目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他們就指派一人为主教。圣保祿曾派第茂德为厄弗所的主教, 第鐸为克来他島的主教。⑤在羅馬圣伯多祿之后圣里諾任羅馬主教; 圣保利加布任士米那的主教。⑥

圣克来孟曾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文件, 上面說: “宗徒們为主教的人选問題定了兩条規矩: 一是由主

教进行选举, 一是取得大众教友的同意。”⑦至公元97年, 宗徒已大部死去, 主教由宗徒的弟子选派, 再征得教友的贊同 (Consentiente universa Ecclesia), 即行祝圣为正权主教。

在第二到第六世紀, 宗徒們和他們的弟子既然死去, 在教会內便沒有象他們那樣的权威存在了, 所以选举的方式也就有所改变。

圣西彼廉有一封信这样說: 某主教出缺, 教省內的主教們, 都齐集該城进行选举。选举时教友們也得全部参加, 因为他們深刻了解每人的起居; 如此在主教們的选举和教友們的支持下, 就产生了主教的繼位人。 “Plebe praesente singulorum vitam plenissime novit..... universae fraternitatis snffragio et episcoporum iudicio,, ⑧这就是 “Vox populi Vox Dei (群众的呼声, 就是天主的声音)” 的来历。圣良也說: “Qui praeficitur omnibus, ab omnibus eligatur. (位居群众之上者, 应由群众选出。” 理由是这样能免去教友对主教的不滿, 并能使主教更好的管理教友。撒比奴和圣西彼廉就是在这种方式下产生

的。⑨

历史上也有过反动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的原因而干预主教的人事。比如在东方，公斯当定就曾擅自罢免了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保祿，而令尼高麦城的主教欧色白来补缺；又把圣亞納大削充軍，而指派額我略和乔治为亞力山大城的主教；代奧多爵二世迫使主教們选波古路为主教。在西方，在第六到第十一世紀期間，国王干涉主教入选的事例也是层出不穷的。高盧国王克老味就不願神职人員的选举权和教友們的意志，擅自祝圣了各教区的主教，經過再三地据理力爭，才在兴尔良第三次會議上，決議对选主教有所改革，但也只是条文，大权仍操在国王手中，直到第十一世紀。由此所产生的弊端非常之多，如买卖圣职等。

从以上历史事实看来，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結論：

神职人員和教友参加选举是历史上的正常方法。

在与教廷有协定的国家內，政府享有提名的权利，沒有协定的国家选举政府合意的人为主教也是相宜的。

自第二至第六世紀，历时500

年之久，圣教会施行了自选自圣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也是我們今天应当注意的一点。

这許多历史問題，使我們对主教职权有一个历史的概括認識，了解到自选自圣在历史上即有，并不是新事，而且这个制度在教会发展史上，有过很大、很好的成績。

2. 由东正教主教神职权的問題，也可証明不經教宗批准亦有神权：

历来公教人士及权威者对东正教主教的权柄从沒有发生过任何異議，都一致承認，他們不但有神品权而也有神治权。教宗圣良对裂教尼西的主教們曾有这样的断言：“Nicaeni antem itemque Africani Patres ad cotholieam unitatem redeuntes a schismate in quo episcopali iursdictione fruebantur……（尼西的主教們由裂教回归到公教的怀抱，他們在裂教期中，仍享有主教的神治权……”⑩神学大辞典中也闡明了这一点。圣教会一向就承認他們的圣事是有效的，只是为了圣教会的統一性不許可我公教人去参加他們的圣事礼节，但在危急情况下，則另有寬免。

再者，当东正教徒回归公教时，圣教会不命令他们进行总告解，意即承认他们以前之告解有效，又承认他们在裂教期豁免婚姻案件的有效性。这一切事实都在承认东正教的主教有神治权。他们既已与罗马分裂，主教还有全权；那么我们既不与罗马教宗分裂，又不断绝教义教规上的关系，自选自圣的主教为何无权呢？

IV、推理證明：

1. 我們从多方面論証都認為主教是宗徒的繼位人。主教繼宗徒之位，意义何在？无疑是为了繼之管理圣教会，保持并傳揚基督的神国。但是如果主教只有职而无权，怎能完成這項任务呢？所以說主教既經祝圣，必有全权，（神品权及神治权），否則是相反理性的。①

2. 教会初期所祝圣的主教絕大多数未經教宗批准，但是教会当局及众教友对这些主教从未发生任何疑惑②，那么我们自选自圣在教义上还有什么問題呢？

3. 主教是教区本牧正权人（*Erdinarius loci*），如果他們的权柄还受教宗的絕對控制，我們怎能称之为“本牧、正牧”呢？

此外还有好多的論証，茲不多

举。

四、結 論

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尊严，为了使中国天主教会擺脫那种半殖民地的状态，为了中国天主教会的长存，我們完全有权自选自圣主教。祝圣之前不报批，即圣之后也不通知备案。且在罗马教廷不改变他的反动政治立場之前，我們坚决与它割断一切联系。

註：

- ① “*Tu es Petrus*” 見 *Encyclopédie Populaire sur la Papauté*, p. 64頁, 1934年巴黎版。
- ② *Vermeerch: Epitome Juris Canonici*, Tom. I, l. II, P. I, tit. 8, c. I, p.267 No. 399 (1929年第四版)
- ③ *Bouix: De Episcopo*, l. I. c. VI. p. 60 (1859巴黎版)
- ④ *Actus. Apost.*, 20章28節。
- ⑤ *Eusêbe, H. E.* l. IV, c. 14, n. 3, p. 410; l. III, c. 4, n. 5, 10, p. 233. 235.
- ⑥ 同上, l. III. c. 2, p. 224; l. III, c. 4, n. 8, p. 233.
- ⑦ 1 Cor. 44. 見 *Funk, Tubingue*, 1887. l. I. p.

116.

- ⑧ Epist. 68. 見 Hefele: *Histoire des Conciles*, Lecleecq 譯 1907, 巴黎版 I. I. p.544. Thomassinus: *Discipline de l' Eglise*, I. II, c. 1. n.4, Bar-le-Duc, I. IV, p. 196.
- ⑨ P. L. I. III. Col. 1026, 1545. Leclercq: *Histoire des Conciles* I. I. Appendix. III. p. 1090.

- ⑩ Apnd Ballerinos, tom. 3, Operum Sti. Leonis, col. 94, Can. 8. 爲東正教內的神權問題, 可參考神學大辭典。Vacant: *Dict. de Théologie*, tom. XIV A. col. 1309. Schiome.
- ⑪ 見 Act. Ap., 20章, 28節; 見聖教法典 329條。
- ⑫ 見神學大辭典, tom. IV, B col., 2256—2270.

河北省天主教友愛國會常委(擴大)會議閉幕

通過了倡議書和向教廷提出的抗議書

河北省天主教友愛國會常委(擴大)會議, 歷時四天, 已于4月25日閉幕。在會議期間來自全省13個教區的52名常委和代表, 听取了關於河北省天主教友愛國會1958年1至4月分工作簡結和今後任務的報告, 及河北省宗教事務局郝書齋付局長應邀所作的講話。到會的委員和代表, 對貫徹自主自辦的方針, 實行自選自聖主教, 割斷與梵蒂岡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關係, 擺脫在人事上、宗教事務上的控制, 以及在神職人員中開展自我改造交心運動等, 進行了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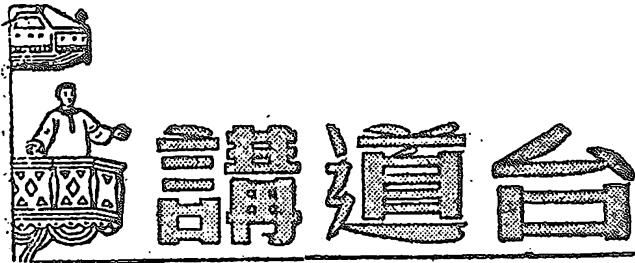
經過討論, 代表們對中國天主教與教廷的關係, 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尤其對教廷最近無理否認漢口教區董光清總主教及武昌教區袁文華主教的合法選舉, 表示了無比憤慨。

會議期間, 代表們對河北省天主教友愛國會開展自我改造運動進行了討論。一致認為, 在全民大躍進的形勢的鼓舞下, 在天主教界神職人員、修士、修女當中, 應該開展自我改造交心運動, 進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會主義自我改造教育, 繼續肅清帝國主義思想影響, 徹底改變立場, 提高政治覺悟。

會議最後, 通過了倡議書, 並通過了教廷無理干涉漢口、武昌兩教區的自選自聖主教的抗議書。(李秉仁、王其威)

主教是教友的善牧

——從耶穌升天說起



大同教區神父 姚正一

耶穌基督光榮的復活後，祂自知不再久居人間，將要回到聖父台前去。然而，祂的事業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完全失敗了。祂三年來苦口婆心耳提面命的十二位宗徒，有一個竟負賣了祂；其餘的竟都是那樣地懦弱胆小，不僅不敢宣揚祂的教會，甚而藏隱頭面不敢見人。但是，基督是全能永生的天主，祂洞悉未來的一切。祂知道在不久的將來，這少數的几个漁夫，將要成為祂教會的柱石，將會發出酵母的作用。祂深知酵母是用不着許多的：

“天國好比面酵，婦人把它拿去，和在三斗面里，那面就會發起來。”

（豆，13章，33節）所以在祂復活後曾幾次地顯現於宗徒，並在庄

嚴肅穆的情景中，給予宗徒們一個偉大光榮的使命：“你們當去訓誨萬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付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他們遵守。”（豆，28章，19—20節）耶穌基督是全世界的救主。祂願意人人獲得救贖的恩寵，祂願群羊悉歸一牧共屬一棧，所以祂要祂的宗徒到天涯地角宣傳祂的福音。因為祂深深地知道得救的基礎是信德，若沒有信德，萬不能悅樂天主，信德是超性生命的第一步。但是信德必須從聞道而來，而欲聞道就必須有人去宣講。正如聖保祿所說：“如果人從來沒有聽見說過祂，怎樣能信呢？如果沒有宣道者，人怎么能聽見說呢？”（羅，

10章，14节)基督深知宣道者便是关乎祂教会兴亡的命脉，所以祂在离开人世前，把这重大的使命放在宗徒的肩上。到祂将一切安置就绪后，“于是祂领他们到伯大尼亚的附近，举起手来降福他们，就在降福他们的时候与他们离开，被提升上天去了。”(路，24章，50—51节)”

“有一片云朵遮住了祂”，(宗，1章，9节)而宗徒却仍在心向往之地凝视着祂，目送着基督的走去：

“他们还在凝神目送祂升天。”(宗，1章，10节)就在这样庄严动人的景情中，基督与祂的宗徒分别了。祂回到圣父台前，享受无限的光荣、无极的福乐、无上的尊严去了，从此祂结束了救赎工程——祂的苦难时期，进入了光荣的境界。因为祂曾“屈己自下，服从到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举扬了祂，赏给祂超越万民以上的名号。使因耶稣的名，在天上地上和地下，神人屈膝，口颂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天主父。”(斐，2章，8—11节)

“你们往天下去，传福音与一切受造之物。”这是基督临别的叮嘱，也是宗徒的惟一使命。事实上我们知道，宗徒们在圣神降临后忠

实履行了基督的吩咐，分行各地宣扬了基督的福音，并选定了继承他们位的人——主教，使圣教会永久不会缺少领导和救赎恩宠的分施者。的确，主教的身份是一切神恩的泉源，核心，他不仅是基督第二，宗徒的化身，而且还是同一化的基督，是教会的柱石，是地位极尊贵的，神恩极丰富的。

我们知道基督是天主与人间的中保，在祂内包括着整个的人类，所以我们决不能认为基督是一个私人，一个单独的基督。因为基督绝不是为了自己而生活，祂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为了救赎人类而作的。因此祂与“神秘身体”的联合是那样紧密，致使神秘身体的整个生活、普遍生活，都来自祂的圣心，而在神品圣事中又将祂神秘身体的核心、一切奥迹的总汇、七件圣事的来源，总之，将祂的圣心交付与主教，并借主教之手交付与司铎，使主教与司铎可以高声歌唱：

“我活，已经不是我生活。”主教在领受神品时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他变成了基督第二，同时就在这时候他已经失掉了仅为自己而生活的权利，已经成了整个人类的代表和天主与人间的中保，那末这崇高的地

位与职责要求他为教友的灵魂和基督教会的利益而生活，同时也要求他有相称的圣德与才能以善尽其伟大崇高的职责，因为他在领受神品时分得了同化于耶稣圣心的身份。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因着无限的爱情曾“消灭了自己”（斐，2章，2节），好将自己的生活传授与人間，并以无限的爱情充满了人心，希望人也以爱还爱，并借着互相的爱与天主的结合而度天主化的生活。这很显明地说明了：一位主教的生活，应当是天主化基督化的生活。我们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是圣教会的首，是圣教会的净配，同样主教既是耶稣基督的化身，是基督第二，所以他不仅是神秘身体的肢体，而同时也是圣教会的与基督同一的首，他与圣教会共同去做圣神的净配。这样就使我们认识到主教职位的关系与重大了。圣教会一向称无主教的教会是寡居的教会（Vidua）不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主教的职位是要求多么高度的热心与圣德。的确，主教如果不先使自己变为基督，不使自己的生活的基督化，那末怎能引领他人加入基督神秘的身体呢？所以主教应当像圣

保禄一样配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林前，11章，1节）

耶稣在第伯利亚湖畔显现于宗徒时，曾三次向伯多禄说：“你牧放我的羔羊吧”，（若，21章，16节）“你牧放我的母羊吧”，（若，21章，17节）这里基督清楚地把照顾教友牧放他的羊群的责任交付与宗徒和继他们位的人——主教。基督就会以牧童自喻，而且“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若，10章，14节），“我来为使他们获得生命，日日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若，10章，10节），为此“牠们要听从我的声音”（若，10章，16节）。这里不是极明确地告诉了我們主教应当照顾爱慕教友，使他们因而获得丰富的生命与恩宠么？那些使教会蒙受羞辱与危害，使教友遭受损失与死亡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绝不是善牧童，他们是贼，是傭工，是强盗。羊也不认识他们，因为“贼来无非是为了偷窃、屠杀、消灭”（若，10章，10节）。主教必须是教友拥护爱戴的人才配这个崇高的职位，而这种爱戴与拥护必须主教具备超凡的圣德与才能，同时又能

符合教会的利益与教友灵魂的好处才能获得，羊才会听从他的声音。如同基督“在一切事上相似祂的弟兄，为在天主前作一个仁慈忠信的大司祭”（希，2章，17节），所以耶稣在授与伯多禄牧放羊群重任的同时，曾三次向他提出先决的条件，“若纳的儿子西满，你较比这些人更爱我吗？”（若，21章，15节）一位主教将借着讲道劝人和施行圣事为圣教会产生超性的子女，基督的兄弟姊妹们。为此主教在超性一方面对教友来说，既分得天主圣父的父亲身份，又分得圣母玛利亚的母亲身份。这种超性的父母身份较之与本性地生身父母身份该是多么高尚呢，它赐给人的不是本性的生命，而是超性的、神性的生命。天主教子的名份，使之成为天主家庭中的一分子。而且主教尽这种超性父母的責任并非短短一时，而是終身的、死而后已的。他应该使所产生的基督神秘的肢体，借着一生中所領受的圣事而获得的恩寵，度圓滿的天主化和耶穌化的生活，“直到基督完全身体的程度”（弗，4章，13节）。为此，圣保禄說：“因为你们在基督为师的虽是一万，而为父的却是不多，原来

就是我因耶穌基督，用福音生了你们。”（林前，4章，15节）

最近我国各地选出了許多主教，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喜事。我們的教会几年来沒有主教，教友好似无牧之羊，失掉双亲的孤子，长期中望眼欲穿地希望着有德有才、爱国爱教的主教，来領导我們尽好救灵事主的职责，做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到今天我們的願望实现了。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才是善牧、慈父，才能給与我們生命。他們認識自己的羊，羊也認識他們。那些如同傭工、賊、强盜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們，他們不是善牧，他們不是为了羊，而是为了羊奶和羊毛，他們不能給与羊生命，当然羊是不認識他們的，也不听从他們的声音。今天的这些主教才是为了教会的利益、教友的靈魂而願貢獻他們的毕生力量的。我們深信將會在这些主教的引領下，走进丰盛的牧場，获得更丰富的生命，当然任何力量是不能阻止我們跟着他們走，听从他們的声音的。因为基督說过：“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若，10章，14节）

大破大立 輕裝前進

津市神職人員向黨交心

天津教區全體神職人員，在反右派鬥爭勝利的基础上，絕大多數的神長思想覺悟空前提高，決心徹底改造政治立場，堅決擁護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在天津市民主黨派、工商界開展向黨交心運動後，對於津市神長迫切要求自我改造的心情，更給予了很大的鼓舞。當全體神職人員參觀了工商界、基督教界向黨交心的大字報以後，得到啟發，決心立即敞開思想，把心交給黨。蓬勃的交心運動便在神職人員中開展起來了。

4月11日，向黨交心的決心書、大字報紛紛貼出，一致表示要向黨披肝露膽，赤誠相見，和黨作知心朋友，向黨說真心話。同時，許多人互相提出挑戰，各個小組之間也展開競賽，提出“比快、比真、比

深、比透”的口號，掀起了高潮，在個人自覺、自願的基礎上，大家踊躍地檢查思想，把內心的骯髒東西紛紛傾倒出來，許多人交出的錯誤思想的數字在交心進度指標牌上是直線上升，一個星期共交出了4000多條。但有的人開始認為“差不多了”，“挖不下去了”，也還有人面對着自己的錯誤思想表現顧慮重重，擔心交完了怎麼辦，懷疑交心後黨還信不信任自己，會不會被劃為右派等等錯誤思想。為此，天津市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處閻鐵處長邀集全體神職人員進行座談，對一些勇于交心、徹底暴露思想的人表示歡迎和鼓勵，另外，針對有些人思想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解釋，遂使大家對交心的意義認識更加深刻了，打消了顧慮，又鼓起了干劲，

再掀起一次交心大跃进。許多神父提出苦战三天，將交心运动进行到底。許多神长們日夜苦战，秉燭夜書，有些神长又发动了互相“送礼”（彼此帮助）。王連才神父以419条領先。吳子舟老神父老当益壯，把从1924年至现在的思想活动，快、真、深、透地交出，并保証虚心接受大家的帮助，彻底进行自我改造。罗魯易、程汝鵬、孙竣德、馬文斌、張其明等神父也不甘示弱，苦心挖掘，奋起直追。在三天之內大家又交出近5000条。前后9天，共計交出9398条。

在反右斗争中揪出的右派分子，在运动中也陸續交出了許多反动言行，对于他們交出的东西，另辟一欄公布，不作为交心，而作为繼續交代自己的罪行。

归納神职人員交心的內容，很大部分是属于否定或怀疑党的領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及人民民主專政、反对各項政策及各大政治运动，特别是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抱有許多錯誤的看法，这些思想显然是接受党的領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严重阻碍。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过去有的人表現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犹犹豫豫，裹足不前，

怀疑党和否定党的成績，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从思想上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論发生共鳴的原因。通过这次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交心运动以后，大家卸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扫清了前进中的障碍，把对党的三心二意变为一心一意，由于把过去不敢見人的阴暗情緒全盤托出，思想解放，心情舒暢。

这次交心运动，順利开展的关键首先取决于骨干分子的积极带头，立保証，写决心書，带头交心，同时由于互相竞赛挑战，以快、真、深、透为条件提出評比，很快就形成了交心的高潮；并且由于在运动中及时地針對各式的思想顧慮进行解除顧慮的工作，突破障碍速战速决。

目前，天津神职人員的交心工作已基本上告一段落，正轉入分析批判阶段，首先由自己对錯誤思想加以整理，进行分类，以自我批判为基础，虛心地接受別人的帮助，“集体会診”治病救人。我們有理由相信，天津市神职人員通过交心运动，必能达到大破大立，灭資兴无，卸掉包袱，輕装前进！

汾陽、荷澤教區神長向党交心

山西汾陽教區神職人員，從4月1日起，開展了徹底改造自己、向党交心的運動。汾陽神父們的向党交心運動，是在思想改造大躍進運動中進行的。4月1日，神父們聽了榆次專署各界人士社會主義自我思想改造大躍進會議的傳達，通過討論，一致認為必須抓緊時機，徹底改造自己，向党交心。從4月5日開始，神父們在“白天除四害、夜間來交心”口號下，開始交

心。開始時，是個人寫個人的，想到就寫。過了一個時期，採取了分片集中的辦法，進一步地互相幫助，互相啟發；最後更形成了彼此挑戰、彼此競賽的高潮。（維更生）

山東荷澤教區的神長、修女和部分教友，在李明月主教的領導下，自5月2日起開展了向党交心運動。他們互相挑戰，比真、比深、比透、比快。李明月主教當天就交出了40餘條。（楊一武）

各地神長教友紛紛抗議羅馬教廷

羅馬教廷無理否認漢口、武昌兩教區合法選出的主教的反動政治陰謀，引起了各地神長教友的極大憤慨。茲將來信來稿摘要誌后：

江蘇省蕪錫市愛國會來稿說：自選自聖主教，實現獨立自辦，是中國天主教神長教友應享的神聖權利。教廷的否認完全是無理的、無效的、無價值的。我們一定要自選自聖主教。

安徽省阜陽縣天主堂霍牧聲神父來信說，阜陽神長、修女、教友已向全省、全國各教區提出倡議，要徹底執行中國天主教代表大會決議，獨立自主，自選自聖主教，堅決粉碎羅馬教廷的“超級絕罰”；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堅決向社會主義道路上飛躍前進。

陝西省郿縣愛國會主任趙欲立神父來信說，羅馬教廷的無恥恫嚇的花樣再多，也吓不倒站立起來的中國神長教友。

福建聯合修院修生趙師敏來稿說，我們要堅決執行自己的神聖權利。羅馬教廷胆敢再來阻撓我們，我們就要跟它鬥爭到底。

福建省愛國會林璐璠修女來稿說，福建省愛國會籌委會於4月8日舉行第三次會議，與會者聽到林泉代主教介紹羅馬教廷無理否認漢口、武昌兩教區主教的經過後，一致表示憤怒。黃子玉代主教，徐忍成院長等神長，陳愛金、許金鳳等修女及蘇梧等教友，紛紛發言，斥責羅馬教廷的反動陰謀。

批判旨在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聖蹟”

天津西開總堂神父 張其明

今春，正当天津市神職人員社會主義學習進入高潮的時候，有人捏造“聖蹟”，猖狂地向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進攻。很顯明的，這是處心積慮地在教會中製造緊張空氣，煽動神長教友與政府對立，企圖為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路線招兵買馬，以達到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目的。但是，政治覺悟空前提高的神長教友們，掌握了明辨是非、分清敵我的武器，立刻識破了這些為虎作倀者的罪惡陰謀，粉碎了他們的惡毒伎倆，使這種假借宗教形式出現的反動政治宣傳在津市找不到任何市場。最近消息傳來，河北省寧晉縣公安局破獲了在趙縣教區所屬黃兒營村進行破壞活動的崔恆心反革命集團，揭露了所謂“聖蹟”的秘密。我們完全擁護政府及時地、正義地為國家和教會除害的英明的措施。

肯定地說，聖教會有聖蹟。如聖體聖事，是聖蹟中的聖蹟。天主第二位聖子取人性降生成人、童貞聖母生耶穌仍不失其童貞、五餅二

魚飽飫五千人、死者復生、瞽者復明……都是聖蹟。耶穌升天后，聖教會也有過許多聖蹟。這些聖蹟的目的，無不是教訓人回頭改過，立功贖罪，熱心守規，事主救靈。如聖母顯現給伯爾納德聖女時，就告訴她要改過作補贖，念玫瑰經，熱心祈禱。聖教會對聖蹟非常慎重，要經過長時期的、反復的調查了解，多方証實以後，才能確定。任何人不得任意規定聖蹟，更不許任意宣傳，否則就要受到嚴重處罰。這是為了保護聖教會道理的純潔，防止異端邪說的出現。而反革命分子崔恆心等，竟敢捏造“聖蹟”，實屬胆大妄為。這次不但受到國法制裁，還受到教區負責人的摘權處分，是罪有應得的。

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慣有利用“聖蹟”或其他宗教形式進行反動活動，如“聖母在朝鮮美軍上空顯聖”、河間楊黑丫事件，和這次的黃兒營事件，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破壞。他們所以要這樣做，是想利用我們的宗教感情，

煽動我們背叛祖國，跟隨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路綫來反共、反人民。

通過這次捏造“聖蹟”的事件，更教訓了我們，我們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首先是兩個根本對立的政治立場的問題。羅馬教廷和少數誓死為它效勞的人，一定會想

盡辦法來進行破壞的。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跟他們劃清界限。同時，如果再有人來破壞，不管利用任何名義，我們都必須檢舉出來，以維護我們的教會道理的純潔，保護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河北寧晉縣破獲崔恒心反革命集團

河北省寧晉縣公安局，於今年2月間，破獲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崔恒心（趙縣教區神父）反革命集團，依法逮捕了崔恒心、崔恒昌、崔恒中、崔五猴、崔同樂、王太昌、黃保田、王冬振、王福慶、姜玫雨（女）等人。

崔恒心反革命集團一貫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解放戰爭期間，崔犯潛逃至石家莊，協助國際間諜雷震遠組織反動武裝“公教野戰營”。1947年冬，石市解放前夕，崔犯又逃至北平，從特務喬治處接受反動指示，於北平解放後潛回趙縣進行破壞活動。1954年，破獲唐邱反革命集團後，崔犯在大勢所趨之下，投案自首，受到寬大處理；但是他仍執迷不悟，不斷地進行反人民的活動。尤其嚴重的是，崔犯在去年聖誕節時，利用講

道機會，散布謠言污蔑全國各地參加反帝愛國運動的神長、教友已被“絕嗣”，散布黃兒營是“聖地”，製造了“聖母顯聖”事件。他造謠說：“不久將世界窮盡”。其同案犯等到處煽動教友來黃兒營朝聖。他們還散布了許多政治破壞性的謠言。這個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嚴重地破壞了農業生產、社會秩序和正當的宗教活動。許多教友在他們的煽動下，脫離了農業生產；兒童也不上學了；不少教友因此弄得傾家蕩產；有的年老體弱的教友甚至因“朝聖”而凍死在雪地里。

寧晉縣公安局經縣人民檢察院批准，已將崔等依法逮捕懲辦。趙縣教區劉道明付主教，已下令摘掉崔恒心的神權。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 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河北正定教區選出劉安止爲主教

同時選出付主教並成立了諮議會

河北省正定教區全體神長和部份修女及教友代表，自4月15日舉行會議，討論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自選自聖主教問題。經過5天的討論後，於4月21日在石家庄市北大街天主堂隆重舉行選舉投票；結果劉安止當選爲正權主教，王耀世當選爲付主教。當日上午10時，正付主教舉行就職典禮。宣誓就職後，劉主教登寶座，王耀世付主教向前獻上權戒杖。劉主教當場宣布，任命王耀世付主教爲諮議長，楊惠中、牛藝林、顧德潤、董耀漢神父爲諮議員，共同組成諮議會。王耀世付主教也當場宣了誓。

正定教區神長、修女、教友，紛紛擁至新主教面前親親致敬、獻禮。石家庄市愛國會付主任尉文質神父，正定教區神職班代表李牧民神父，和安國、趙縣、獻縣三教區的代表孫景亮神父向新主教致賀詞，表示願與新主教攜起手來，繼續努力，開展反帝愛國運動。參加盛典的還有石家庄專區、市和各县宗教事務部門的首長等。

當日晚，劉主教及王付主教宴請來賓及與會的神長教友。次日（22日）上午，劉主教在大堂作了首次大禮彌撒。（任普孟）

山東周村教區選出宗懷德爲主教

山東周村教區全體神職人員，會議決議精神，為了維護祖國的獨立尊嚴，為了教會的前途和本教區

的实际需要，坚决执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彻底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结束教区的殖民地状态，于4月29日在周村总堂，依照法典，自由、秘密地在圣体台前，庄严隆重地进行了选举。结果，宗怀德以全票当选为周村教区正权主教。当时守候在圣堂外的全体教友闻讯，莫不欢欣鼓舞，额手相庆。神长教友齐拥到主教前，亲权致敬。当日下午，宗主教宣誓就职，并举行大礼谢恩圣体降福。神长教友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宗主教，同时保证在他的领导下，搞好爱国爱教的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一切力量。（张兴波）

各地傳達簡訊

張家口 張家口地区天主教友代表会议，自4月22日开幕，已于26日胜利闭幕。会议听取了河北省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的传达，进行了讨论；揭发与批判了以宋连德为首的右派分子；开展了交心运动；最后通过了决议、爱国公约、爱国会章程，成立了張家口地区天主教友爱国会，选出了神长、教友39人为委

员，以宣化教区常守彝主教为主任，潘少卿、温进贤、樊智、边钰为付主任。（据“張家口日报”）

邯鄲 河北省邯鄲地区天主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议，从2月24日开始，已于4月17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永年、大名、卫辉三个教区的神长教友共48人。会议通过鸣放和辩论，突出地解决了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一致决议：坚决与梵蒂冈教廷划清敌我界限，与它一刀两断，割断一切联系。

会议对右派分子郭鸣野（大名教区代主教）、张成恩（付主教）、陈伯虞（神父）、简备德（神父）、张安太（神父）进行了揭发与批判。并于16日成立了邯鄲天主教友爱国会，选出委员15人，王守谦主教当选为主席，周庆云、肖守身为付主席。（据“邯鄲日报”）

唐山 唐秦地区天主教友第二次社会主义学习会议于4月14日至17日间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永平教区全体神长，唐山、秦皇岛两市及唐山专署爱国组织的委员等共57人。会议进一步揭露了梵蒂冈的反动政治阴谋，并对自选自圣主教问题进行了讨论。（孙彦秋）

河套 内蒙河套行政区天主教

人士社会主义学习会于3月1日至4月4日間举行。参加学习会的神长教友共53人。会议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帝爱国、中国教会独立自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还对右派分子孙雪帆的反动谬论进行了驳斥。与会神长教友一致表示，要在最近期内选出正权主教。（郝威）

蘭州 甘肃省兰州市天主教友第二次代表会议，于本年3月17日至4月26日間举行。出席代表共98人。会议听取了全国会议和省代表会议的传达；总结了爱国会三年来的工作；揭发和批判了右派分子袁加祿（兰州市本堂神父）、楊立伯（西固陈官营本堂神父）、赵永讓（修士）、謝廷審（修生）和赵国栋；通过了爱国会章程，改組了爱国会。（据“蘭州日报”）

海門 江苏省海門县天主教友代表会议于3月21日至30日間举行。出席会议的神长、修士、修女、教友代表共110人。会议传达了全国、全省、南通专区代表会议的精神和决议，同时对教区领导人朱开敏坚持罗马教廷的反动立场，一贯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敌视新中国、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严重

罪行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驳斥，对他展开了说理斗争。

会议还通过了“江苏省海門县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成立了海門县爱国会；并选出董澤群神父为主任；吳永华教友、苏才良神父、陆天放修女，沈超、徐彦倫、邱凤高教友等为付主任及委员58人。

（海門县爱国会）

蕪湖 安徽省蕪湖市天主教友第二届第一次代表会议于2月3日至13日間举行。会议传达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及安徽省天主教人士座谈会的精神，对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按照章程改选了爱国会委员会，选出陆如昇教友、王达神父、張义舟神父、郭竹林教友、史正銘教友、胡文适教友等29人为委员。（蕪湖爱国会）

重慶 四川省重庆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于四月7日至11日間召开了二届一次教友代表会议，传达四川省代表会议的精神。参加会议的神长教友共80人。会议对两条道路、教廷的反动罪恶、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对右派分子駱北騰、王芳跡、覃蒞中等人进行了批判。（重庆爱国会）

汉口总主教董
光清祝圣后，由王
学明总主教（左）
李伯渔主教（右）
陪同，走下祭台，
给教友们降福。

信鸽半月刊供稿



献县炼灵中保会修女在观
看赵振声主教拥护自选自圣主
教正义行动的大字报。

本刊记者摄

祖国的工业任全口跃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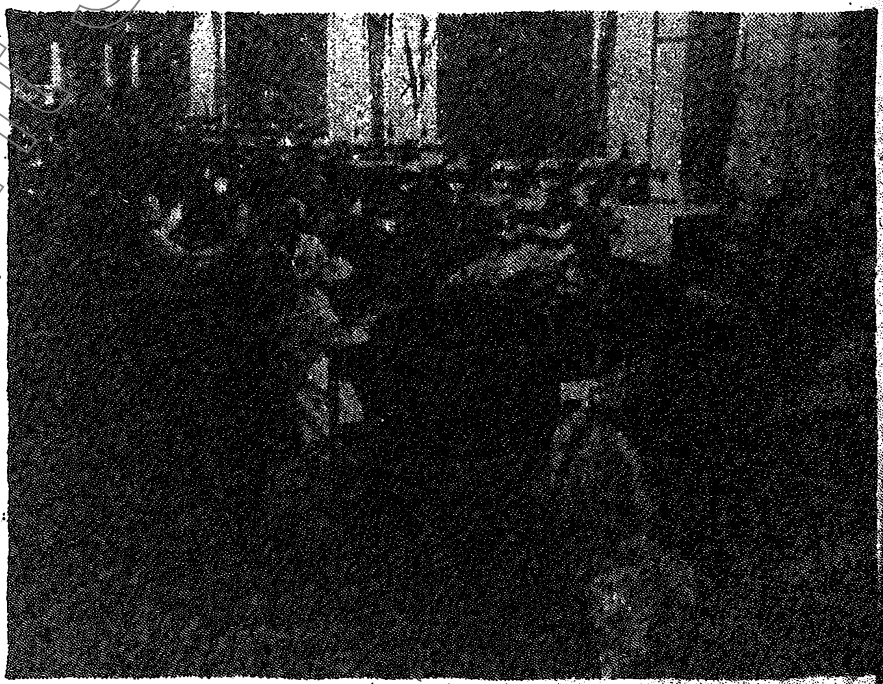


第一汽車厂的工人，今年不但完成多品种汽車的生产任务，还将产量由年产四万輛提高到七万輛，平均四分鐘多一点就能产一輛汽車。这是最近生产出来的大批汽車。

新華社記者胥志成攝

这样新型的工厂，我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它是我国电力工业重要的设备——电力电容器的生产者——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这个厂的卷制車間已投入生产，原计划这个車間五年后才能达到設計能力，现在全車間工人发挥生产积极性，在今年上半年就使車間生产水平达到設計水平。

新華社記者陳 捷攝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